

永豐鄉人藁

雪堂校刊羣書敘錄卷下

永豐鄉人藁乙

上虞 羅振玉

敦煌本周易王弼注殘卷跋

周易王弼注第三第四兩卷第三存噬嗑後數行訖離
第四存解至益卷尾均存後題卷三虎字缺筆民字則
否乃高祖時寫本卷四民字缺筆則繕寫略後然亦初
唐人筆也今以校釋文開成石本及宋以降諸本有與
釋文本合者賁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注解天之文則
時變可知也解人之文則化成可爲者也兩解字閩監
本並譌作觀阮刻十行本亦誤而釋文出解天二字知
陸本亦作解剝剝无咎開成本以下均作剝之无咎釋
文出剝无咎注一本作剝之无咎是陸氏正本亦無之
字復无祇悔岳本十行本閩監毛本祇均作祇釋文盧
校本亦作祇唐寫本作祇釋文言王肅作禊古是氏通

可證祇从氏非从氏也有灾眚諸本灾均作災釋文出
有灾是陸本亦作灾大畜輝光日新其德諸本輝作輝
釋文輝音輝是陸本作輝也不犯灾也注故能已也諸
本能下有利字釋文出能已是陸本亦無利字頤觀我
朵頤凶注而闕我寵祿之競進諸本作闕我寵祿而競
進釋文出而闕與此本合大過枯楊生梯梯諸本作稊
釋文盧本同唐寫本作梯大戴記夏小正柳稊宋本亦
作梯知古本从木旁作也棟橈凶注宜其淹溺而凶喪
矣十行本閩毛本淹溺均作淹弱喪矣作衰也釋文出
淹溺及喪字盧本不出喪字唐寫本有喪是陸本亦作溺作喪坎入于
坎窞凶注最處飲底飲諸本作坎釋文出處飲是陸本
不作坎象曰樽酒簋諸本簋下有貳釋文出象曰樽酒
簋注一本有貳是陸氏正本無貳祇旣平十行本閩監
毛本並作祇釋文作祇解而百菓草木皆甲坼閩監毛

三本坼作析釋文作坼坼坼古今字益徧辭也注求益
無已心無恆者也無厭之求三無字諸本作无釋文出
無厭是陸本不作无此均與釋文本合者也有與釋文
一本合者復反覆其道諸本覆作復釋文反復本又作
覆无妄不耕而穫諸本無而字釋文或依注作不耕而
穫非頤居貞吉注得順之吉也順諸本作頤釋文得頤
一本作得順大過老夫得其女妻注心無持吝諸本持
作特釋文特或作持坎來之坎坎注出則亦坎諸本亦
作之釋文一本作出則亦坎誤益徧辭也諸本徧作徧
釋文徧孟作徧此與釋文一本合者也有與孔氏作正
義所據本合今本注文經後人妄改而正義中尙不失
孔本之舊者大畜不犯灾也注未果其進者也諸本進
作健疏云不須前進則孔本本是進益王用享帝于吉
注居益以冲十行本冲作中正義居益而能用謙冲是

孔本實作冲此與正義本合者也其有與諸本皆異而此爲長者若賁故小利有攸往注剛上而文柔諸本奪而字賁其須注二俱无應而比焉諸本奪二字吝終吉注故施賁于束帛諸本奪施字剝牀以辨注牀轉欲滅諸本奪牀字剝牀以膚注豈唯消正消諸本作削无妄不可試也注藥攻於有妄者也諸本無於字頤節飲食注言語飲食諸本奪語字居貞吉注以陰而居陽諸本奪而字上九由頤注故物莫不由之諸本奪物字大過枯楊生梯注老夫更得其少妻諸本奪其字无咎无譽注而以陽處陽以陽處陽未能拯危諸本奪下以陽處陽四字過涉滅頂凶注過之甚者也諸本奪者字坎來之坎坎注出則無所之處則無所安各本奪兩所字凡此者皆以此爲長可據以是正今本者也予往旣作校記復摘其大要於此得是書者其知所寶乎宣統丁

巳閏月

敦煌本易釋文殘卷跋

敦煌石室本周易釋文一卷起大有至卷末前佚乾至
同人十三卦取校今本異同詳略甚多不可勝舉卷尾
書題後有記五行記此卷寫于開元廿六年又記明年
校勘及于晉州衛果本寫指例略蓋非一時所成也卷
寫于玄宗時而周易略例出隆墀字隆字不缺末筆草
野之不謹于禮如此使僅據避諱字斷定寫本時代固
不能無失矣陸氏音義盧抱經先生作考證勘訂至精
措不及見此本亟爲印行與尙書釋文殘本並傳藝林
焉丁巳十一月

敦煌本古文尙書夏書商書周書殘卷跋

唐寫本隸古定尙書殘卷二存夏書四篇商書七篇又
周書顧命九行半乃在書帙之前後均斷缺驗其書

迹三卷各殊蓋初非出自一帙而均未經天寶改字猶是魏晉以來相傳隸古定之原本也考自唐天寶三年元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尙書爲今文於是民間皆行改字之本舊本藏於書府人間不得而窺幸陸德明作音義於字有別體尙見之音內可據以考見隸古定本之十一及宋開寶五年因陸氏所解與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令陳鄂刪定別爲今本音義於是不但原本不可見而別異之字僅存於釋文者亦無一存蓋隸古定原本之絕迹天壤間者將千年於茲矣而宋史藝文志乃箸錄孔安國隸古文尙書二卷晁公武讀書志稱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又云曾得古文全編於學官乃延士張奭仿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薛季宣又爲書古文訓王伯厚困學記聞引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

紀聞所引古文尙書十餘則一若天水以後隸古定之本固未嘗絕者張氏石本今雖不傳而薛書具在予曩披覽滿紙皆異字與陸氏釋文條例所謂古文無幾之說頗戾疑爲僞託段茂堂先生亦斥爲不可信顧無確證以折之段氏並斥宋代流傳之本以爲穿鑿之徒古今一也而不能得作僞者之主名薛氏書又不言其本之所從出其與宋志所載呂晁所傳同出一源與否初不可曉嗣讀困學紀聞卷二伯厚自注云郭忠恕定古文尙書並釋文今本豈忠恕所定歟是伯厚已疑當代流傳之本出於郭氏今以汗簡所引古文尙書校薛氏書古文訓合者十九然則今傳世之薛本確出自郭氏呂晁所傳楊備所讀其均爲郭本可以推測今取此殘卷校薛本違者十八九而與陸氏所謂古文無幾之說正合乃知郭氏所定全是摭拾字書以成之宋世所傳皆

承其繆而宋志所載之二卷本亦決非唐代書府之舊
試以殘卷證之商書微子第十七後題尙書卷第五核
以開成石經卷第正合隋書經籍志亦古文尙書十三
卷孔安國傳陸德明經典敘錄舊唐書經籍志並同新
唐書藝文志今文尙書十三卷是天寶以後改字並不
改卷而隋唐相傳之本均以傳附經爲十三卷與此殘
卷次第悉合何以宋志乃僅二卷卽舍傳存經亦非二
卷所能了卽是一端言之其非唐代書府之舊本已可
斷定蓋五代之亂經籍蕩盡今此殘卷乃轉以遠在邊
陲幸存至今且得由此確證宋以來傳本之僞又據伯
厚所言汗簡所載得知宋代之本出於郭忠恕數百年
後竟得作僞者之主名可爲段說左證豈非無偶之快
事耶吾鄉李慶百先生遇孫篤信薛書以爲唐宋以來
賴此存古文於一綫爲作釋文八卷恨不得起先生於

九原而以此卷視之也近聞英倫所藏尙有洛誥有大禹謨有泰誓深以不得寫影與此殘卷同印行爲可惜附記其目於此以告好古之士宣統癸丑八月

敦煌本尙書顧命殘卷跋

敦煌唐寫本尙書顧命九行半乃往在京師時就伯希和君行篋寫影者予得見天寶以前未改字尙書蓋自此始厥後又得敦煌本夏書四篇商書七篇影本又見日本神田氏所藏唐寫本周書泰誓至武成五篇又得周書洪範以下五篇於海東故家復於亡友楊星吾舍人許影寫商書般庚上至微子九篇旣先後印行矣而深以所見未逾半爲恨蓋英倫所藏尙有洛誥大禹謨泰誓東邦岩崎氏得唐寫本予曾見禹貢及般庚上中下聞尙有周書數篇則未之見也又閱楊舍人日本訪書志記所藏尙有古寫本第一二及第七至第十三凡

九卷舍人在往昔未嘗以告予今舍人亡所藏不啻與之俱亡可慨也然去歲林浩卿博士爲予言東京有內野氏藏古寫尙書全帙則唐本之所無者尙得以東邦古寫本足之異日當謀之浩卿博士倘得段付影印則失之於楊舍人者將償之博士並將求岩崎氏所藏而印行之或幸得完有唐書府之舊乎丁巳閏月

敦煌本尙書釋文殘卷跋

敦煌石室遺書在法京者予旣影照二十餘種顧以不得見全目爲憾歲壬子吾友狩野子溫博士游法京乃手鈔目錄以歸中有尙書釋文殘卷予大驚喜謂必是開寶重脩以前本蓋陸氏原書佚于人間久矣亟走詢博士則以手寫數行見示且爲言存者百有三行不及備寫也因相對歎惋歸卽移書伯希和博士請爲寫影久不得報及歐洲戰禍作伯希和君從之轉徙益不得

音問今年春忽得法京郵書言將轉官北京使署復言
已爲寫影古卷軸十餘種俟戰弭日見寄已又聞其道
經滬瀆以此釋文詒諸同好時子溫亦得影本異予觀
之則堯典舜典完具開首序篇音釋闕焉取校開寶重
脩本始知原文遭刪薙者將及半且多存音去釋固不
僅去其隸古文字已也雖吉光片羽彌足珍貴方謀付
諸影印而王靜庵徵君書來言海上已印行然原本頗
闇澹瀆上恐不克精印因復借子溫博士藏本印入吉
石盦叢書中旣成書其後以傳之至此書勝處子溫別
有考此不復贅丙辰十月

敦煌本毛詩故訓傳殘卷跋

敦煌本毛詩故訓傳殘卷五計唐寫本二六朝寫本三
唐本甲卷存召南麟趾至陳風宛邱魏風以上無注唐
風以下則有之書迹凡拙乃閭里書師所寫然以較釋

文所載諸本頗有勝處蓋依據六朝善本也乙卷存國
風柏舟至匏有苦葉字迹亦草率二卷均避唐諱六朝
寫本之甲卷存小雅鹿鳴以下至卷九後題前十三行
書迹甚劣以後甚清勁蓋出兩人手也乙卷存出車至
卷九後題書迹略遜然望而知六朝人筆卷末有寅年
淨土寺學士趙令全讀款一行則中唐以後惡札矣丙
卷存六月以下至卷十後題書法尤精善此三卷均不
避唐諱以上五卷分卷與開成石本同考隋唐經籍志
毛詩故訓傳亦作二十卷合以此本知開成本分卷仍
是六朝相承之舊矣取此殘本與宋元槧本校異同甚
多與釋文所載諸本亦多相合亦有釋文所未載者予
撰校記四卷入羣經點勘中此不更舉予往者常刺取
釋文所載經注諸本異同手錄於諸經之上每憾陸氏
但載異文不言得失且多存別構之字盧氏作者證厥

功甚偉然亦有未盡舉正者如詩陟彼砠矣陸氏出磻
矣二字注本亦作砠盧氏據五經文字考改磻爲磻是
矣而不知磻乃磻之譌變祖字亦作禮詛字亦作謹故
知磻亦从盧而非宜也如此之類尙多暇當別錄書眉
所記兼采六朝唐人寫本仿盧氏之例加以考證爲六
朝經注諸本異同考以便瀏覽傳世羣經寫本詩爲最
多當自詩始法京所藏此五卷外英京尙有豳風殘卷
雖未得寫影而吾友狩野子溫博士直喜曾手記其異
文予得傳寫惟小雅以後不見流傳至爲憾事但聞司
坦因博士再渡流沙所得不少以戰事方殷未曾發篋
或其中尙存殘卷乎爰書以俟之宣統丁巳十一月

敦煌本禮記檀弓殘卷跋

敦煌本禮記卷三檀弓殘卷存貿貿然來以下八十九
行又後題一行卷中民字缺末筆初唐寫本也取校刊

本異同甚多經文之異者如有敘其父者刊本作弑其
父釋文有敘本又作弑下臣敘子敘同此本下臣敘作
弑子敘作敘公懼然失席曰刊本懼作瞿釋文瞿本又
作懼文子其中追然如不勝衣刊本追作退釋文追然
音退亦作退此異文與釋文同者也汙其宮刊本汙作
滂弊帷弗棄刊本作敝帷不弃弗內刊本作弗內也閹
人避刊本作閹人辟之巨聞之也刊本無也字死者如
可作及其知不足稱其仁不足稱刊本三句之末皆有
也字謀其身亦不遺其友也刊本無亦也二字昔吾喪
姑姊亦如斯姊下原有一字校時除去刊本作昔者吾
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刊本作末吾禁也則釋文所
未載至注文異同其妻魯人也注言其魯顛刊本顛作
鈍釋文魯鈍亦作顛此與釋文所載別本同者也毋使
其首陷焉注陷謂沒于地刊本地作土曾子後入注彌

益恭也刊本恭作敬夫子爲弗聞也者注詳不知也刊本作佯不知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注管管鍵也刊本不重管字請總衰而環經注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刊本此作者末吾禁注末猶無也刊本無猶字則均釋文所未及爲舉其略俾得是本者知古寫之可貴也宣統丁巳長至

敦煌本春秋經傳集解殘卷跋

敦煌本春秋經傳集解殘卷四甲卷存僖公五年至十五年世字作廿當是初唐寫本而丙與民不缺筆殊不可曉乙卷存僖公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唐諱皆不避確出六朝人手丙卷存昭公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諱丙不諱民殆寫於武德初年丁卷存定公四年至六年唐諱皆不缺筆亦六朝寫本也取以校宋以後槧本異同甚多予已載之羣經點勘中惜此殘卷僅得全書之

什一不知司坦因博士攜歸英京者尙有他卷否也予
往在武昌于亡友楊星吾舍人許見所藏古寫本春秋
集解桓公殘卷乃舍人得自海東者爲予見古寫本之
始詫爲奇寶從舍人乞借校舍人矜惜甚竟不果後十
餘年景印于滬上始得以校刊本舍人跋稱是北齊人
書然觀桓公十八年傳冬城向注引詩定之方中及此
未正中也二字作由缺末筆之下半避隋諱乃隋寫
本非出北齊舍人未之知也又東邦石山寺藏昭公一
卷舍人曾見之予屢欲往觀尙未果異日當往假印之
海東古籍叢殘中則合西陲及海東所藏可影寫流傳
者凡六卷矣日本經籍訪古志載楓山官庫藏古寫本
全帙卅卷今歸彼宮內省圖書寮宣統元年予游東京
曾一披覽惜黎蕁齋星使刊古佚叢書時未嘗借刊致
不獲流傳人間因印此卷而附及之好古之士當有同